



# Romain G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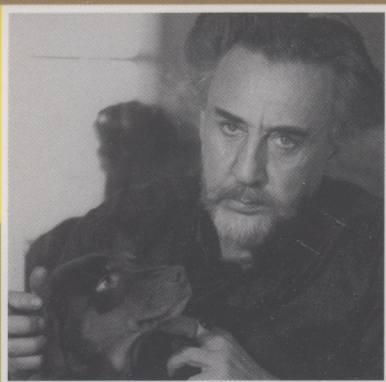
[法] 罗曼·加里 著

王文融 译

## 天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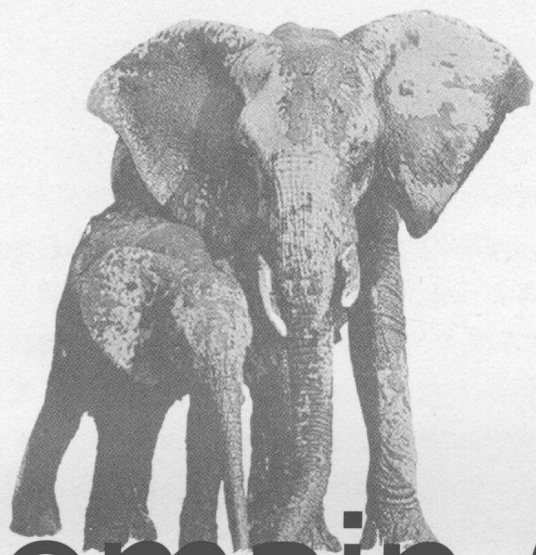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法国第一部生态小说

1956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49



# Romain Gary

[法] 罗曼·加里 著

王文融 译

## 天根

I565.45

J210-2-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6166

Romain Gary

Les racines du ciel

---

©Éditions Gallimard, 1956, 1980,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根/(法)加里著;王文融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25-6

I. 天… II. ①加…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3999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董文权

**天 根**

[法]罗曼·加里 著

王文融 译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978-7-02-007525-6

定价 2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作者简介

**罗曼·加里** (Romain Gary, 1914-1980), 法国著名作家。原名罗曼·卡谢夫, 俄籍犹太人后裔, 童年时代在俄国和波兰度过, 1926 年移居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伦敦投奔戴高乐, 参加“自由法国”空军, 转战欧洲、北非和中东, 获十字军功章和代表法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解放勋章。战后二十年间在外交界工作, 曾任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罗曼·加里于 1945 年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 一举成名。长篇小说《天根》(1956) 和《来日方长》(1975) 荣获龚古尔奖。他的作品充满对自由和正义的幻想, 并贯穿着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奋斗精神, 着力揭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种种灾难, 谴责“欺诈, 谎言和伪善”。

## 译者前言

《天根》作者罗曼·加里(Romain Gary)原名罗曼·卡谢夫,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出生于今立陶宛维尔纽斯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饰。当时立陶宛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一九一五年父亲应征加入俄国军队,他和母亲与巴尔干国家的众多犹太人一道,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一九二一年,他们回到已划归波兰的维尔纽斯(维尔诺),在那里住到一九二八年。父母离异后,罗曼和母亲迁往华沙,两年后定居法国尼斯。罗曼先后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和巴黎攻读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加入法国国籍,后参加法国空军。二战爆发后,他驾机投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从此改名为罗曼·加里,加里的俄文意思是“燃烧”。他参加过数十次战斗行动,屡建战功,多次受到嘉奖,荣获了荣誉勋位三级勋章、解放之友勋章、十字军功章等。战后,他进入外交界,先后在法国驻保加利亚和瑞士使馆担任秘书,一九五二年到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工作,一九五五年又赴玻利维亚任职,一九五七年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离开外交部后,他还在新闻部担任过一年多的特派员。

罗曼·加里有过两次婚姻,均以离异告终。第一任妻子是英国女作家莱丝莉·布兰奇(Lesley Blanch),第二任妻子为美国女演员吉恩·西伯格(Jean Seberg)。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西伯格自杀。一年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罗曼·加里突然吞枪自尽,留下遗书说此事与前妻的自杀无关。

罗曼·加里是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第一部

小说《亡者的葡萄酒》以罗曼·卡谢夫的真名发表。此后作品大多用罗曼·加里这个笔名,主要有:《欧洲教育》(1945,获批评家奖)、《郁金香》(1946)、《大衣帽间》(1949)、《白昼的颜色》(1952)、《天根》(1956,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童年的许诺》(1960)、《光荣归于声名显赫的先驱》(短篇小说集,1962)、《L.女士》(1963)、《食星星者》(美国喜剧1,1966)、《别了,加里·库帕》(美国喜剧2,1969)、《白狗》(1970)、《红海的宝藏》(1971)、《欧罗巴》(1972)、《魔法师》(1973)、《女性之光》(1977)、《激情奔放的小丑们》(1979)、《风筝》(1980)等。另外,他化名埃米尔·阿雅尔(Emile Ajar,阿雅尔在俄文中是“火炭”之意),发表了《温存的胖子》(1974)、《来日方长》(1975)、《虚假》(1976)和《所罗门王的苦恼》(1979)等四部作品,其中《来日方长》获1975年龚古尔文学奖。这样,同一位作家空前绝后地两次获得了这个奖项。但罗曼·加里拒绝领奖,并让其表侄保尔·帕夫罗维奇在出版合同上签字,致使人们误以为后者是小说的作者。一九八一年,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问世后,其真实身份才大白于天下。

罗曼·加里的作品多次被搬上银幕,最著名的当推1977年由莫谢·米兹腊希(Moshé Mizrahi)执导的《来日方长》。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女主角扮演者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获法国恺撒最佳女演员奖。1958年,《天根》被美国名导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改编成电影。1979年,曾以《Z》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希腊裔法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女性之光》,由著名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出演男女主角,广受好评。

《天根》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猎象与反猎象的故事。法国人莫雷尔,二战期间在德国蹲了两年多纳粹的集中营,战后跑到乍得来开展保护大自然的运动。起初他单枪匹马,拿着反对猎象的请愿书到处征集签名,但应者寥寥。于是,他走进热带丛林行侠仗义,拿起武器严惩猎象者:不论是“乍得人”饭店

老板哈比卜的合伙人、为取乐滥杀动物的德·伏里,还是专门猎取幼象、向世界一半的动物园供应厚皮动物的荷兰人哈斯,都受到他的袭击,连千里迢迢来非洲捕杀猛兽的美国名记者奥尔南多也当胸挨了他一枪子。莫雷尔因此被冠以狂人或杀人狂的绰号。但他不乏同情者,身边也逐渐聚集起一批支持他的人。他们烧毁以保护农田为名捕杀大象的种植园主萨基斯、杜帕克的宅邸,以及印度人巴奈吉的象牙商店,攻打用象脚制造花瓶、冰镇香槟酒桶等商品的瓦日曼皮革厂仓库,还当众打了猎巨兽的女冠军夏吕太太的屁股……这些行动引起法国殖民当局的恐慌,以为这是政治骚乱,是地方政治恐怖主义的表现,下令把莫雷尔捉拿归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小说主人公莫雷尔可以说是个先知先觉者。他对非洲每年数万头大象被杀的现象深恶痛绝,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决心保护大象和一切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维护它们的生存空间,捍卫受到威胁的大自然。所以作者在一九八〇年版的《前言》中提到,《天根》一九五六年问世时被誉为第一部生态小说,而时人大多不知生态一词的含义。在莫雷尔的支持者中,固然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法国外籍军团的逃兵、因走私军火一事败露而逃亡的黎巴嫩人哈比卜、被开除美国军籍流亡到非洲以求被人遗忘的美国副官福希思,但也有自觉捍卫大自然的斗士比尔·科维斯特。这位丹麦的博物学家早在九岁那年便手持棍棒吓退一帮掏鸟窝的男孩,保护了树上的一窝鸟。四十年来他参加了所有保护生态的斗争:反对捕杀海豹和鲸鱼,反对滥伐芬兰的森林,反对化学制品对土地、臭氧和海洋的污染,反对氢弹和原子反应堆废料的潜在威胁……他为此挨打,挨骂,被驱逐,遭关押,但斗志不减。虽年事已高,他仍然跟随莫雷尔在条件艰苦的荆棘丛林里为保护大象而斗争。小说通过莫雷尔一伙人的行动,直面急需善待大自然、挽救物种、保持生态平衡这个严峻的课题,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与动物和谐相处,爱护环境,保护天根,就是保护生命之树,人类赖以生存之根。

《天根》不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重的人文色彩,这正是它撼人心魄、感人至深的地方。天根这个书名的含义,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及。它不仅是上帝在大地植下的无数的根,也是上帝在人的灵魂深处植下的极其多样的根,其中一些深深扎在人们心中,如平等、博爱、尊严,而自由这条根最为坚韧。在小说中,出没于荒原和丛林的大象成为人类之友,美的化身,自由的象征。“哪里有大象,哪里就有自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狱友们以大象为精神支柱的那段描述既匪夷所思,又令人动容。而小说中唯一的女性人物德国姑娘米娜的遭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人多么需要在大自然中找到一个避难所,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二战期间,米娜的父母死于柏林的废墟中,她不得不寄人篱下,受到堂叔的糟蹋和占领军的强暴,又被迫去夜总会当歌女。她爱上一名俄国军官伊戈尔,两人决定一起逃跑,结果被米娜的叔叔告发,军官被捕,从此杳无音信。这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逃离了寒冷和冷酷的欧洲,先后来到突尼斯和乍得,以求“躲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躲在大象和所有那些温顺地走遍稀树草原的大兽群中间”,寻求温暖、友爱和尊严。她虽然只见过莫雷尔一面,但为他保护大象的执著精神所打动,看出他是个“相信高尚仍在的人”。米娜不仅在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还放弃了在“乍得人”饭店的稳定工作,乘一辆满载武器弹药的吉普车,与福希斯一起投奔莫雷尔,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大自然捍卫者的行列中。

不能忘记的是,二十世纪中叶,非洲社会动荡,粮食匮乏,疾病流行,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因此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斗争,不可能不与政治斗争、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交织在一起。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乌莱族前议员瓦伊塔里,试图利用莫雷尔的保护大象运动,来推动非洲的独立解放事业。这位十代乌莱族首领的后裔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希望在欧洲陷落后以泛非民族主义首位英雄的面目出现于政治舞台。乌莱地区原行政

长官圣德尼,主动去找莫雷尔,给了他所急需的武器和药品,还劝他不要受政治煽动家的蛊惑。这位在荆棘丛林里独自生活了三十年的老非洲人,虽然也幻想非洲独立,却怕出现黑人拿破仑、伊斯兰教的墨索里尼和实行逆向种族主义的希特勒。他试图延续部落的传统和信仰,完整保留非洲森林的习俗礼仪,拯救黑非洲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莫雷尔知道,对贫苦饥饿的黑人而言,大象是“站立的肉”;保护大象首先要提高非洲人的生活水平,这是严肃的保护大自然运动的先决条件。莫雷尔也明白,如果保护大象只是出于人道的理由,只牵涉到人的尊严、慷慨、心灵和需要维护的空间,那么这场斗争是深入不下去的。只有赋予它以政治内涵,才会具有爆炸性,引发舆论的关注,迫使当局认真对待。所以莫雷尔和瓦伊塔里曾一度联手,组织小分队袭击西翁维尔,造成极大轰动。不过莫雷尔坚持宣称他的行动不带政治色彩,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莫雷尔任重而道远,小说结尾处,他继续留在荆棘丛林里,跟他在一起的有为他探路的非洲最优秀的动物追踪者依德里斯,和被瓦伊塔里派来监视他,却在其人格感召之下决心追随他的年轻大学生尤素夫。

小说分为三篇,每篇包括若干节(全书共四十节)。活跃在书中的人物,从乍得总督、省长、各级官员、政客、警官、英国退休军官,到神甫、猎人、村民、种植园主、毛拉、巫师、医生、独立运动分子、商人、记者、博物学家、军火走私犯、酒吧女招待,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作者通过这些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经历、思想和言行,描绘出法属赤道非洲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了以反猎象为中心的保护大自然运动的全部复杂性。作品的叙述结构也很有特色。小说开篇,耶稣会士塔森神甫从他为法国和比利时古生物学研究所进行发掘工作的地点,前往乌莱地区前行政长官、大兽群保护区管理人圣德尼住的帐篷,向他打听米娜的情况。在非洲的星空下,面对寂然无声的群山,圣德尼讲述了一夜。小说以次日清晨,塔森神甫与圣德尼分手后返回挖掘地结束。这首尾遥相呼应的情节构成一

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把在多个层面上展开的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避免了结构的松散和凌乱。作者经常采用快速剪切拼贴法,把圣德尼、米娜、莫雷尔、法格等多个叙述者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讲述自然地予以衔接。比如第一篇第三节,圣德尼向塔森神甫讲述突尼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向哈比卜推荐米娜去“乍得人”饭店工作时,马上接谢尔舍少校向米娜了解人间蒸发了的哈比卜的走私活动,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您就这样立刻接受了?”第九节,方济各会修士法格神甫试图开导莫雷尔,说世上还有比大象更重要的东西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讲述后来法格与前来查看他的塔森神甫的对话:“小伙子坐下了,我们四目相对待了片刻。您明白,这浑蛋,他用他那些没有罪的大象作暗箭刺伤我……”又比如第二篇第二十七节,米娜在与福希斯驾车投奔莫雷尔的途中,思忖如何向莫雷尔解释她这样做的原因。接下去又回到她与谢尔舍会面时的场景:“‘噢,此外,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清楚。’她耸耸肩对谢尔舍说。”这种跳跃式的叙述方法使情节更加紧凑,为多角度揭示人物和主题提供了方便,有助于增添作品的丰富性和表现力。

《天根》问世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小说提出的问题更尖锐地摆在了世人面前。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土地荒漠化,人口大爆炸,生物大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涌现,水资源短缺,粮食短缺,能源短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正在积极行动起来,但似乎尚未找到根治的良策。但愿这部小说能激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人类的未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译 者

二〇〇九年二月于承泽园

## 新版序言

二十四年前本书发表时,承蒙大家好意,把它称作第一部“生态”小说,为拯救受到威胁的生物圈而发出的第一声呐喊。不过当年我没有估计到,正在进行的破坏规模如此之大,危险如此之深。

1956年某日,我与名记者皮埃尔·拉扎雷夫同桌进餐。有个人说出了“生态学”这个词儿。在座的二十个人中,只有四位知道该词的含义……

到了1980年,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在全球,各种力量组织起来,坚定的年青一代战斗在最前列。他们自然不知道这场斗争的先锋、本小说主人公莫雷尔的名字。这无关紧要。勇气是不需要另一个名字的。人们一直奉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为生命保住几分美丽。几分自然天成的美……

我的故事发生在1956年仍被称为“法属赤道非洲”的地方,因为我在那儿生活过,或许还因为我没有忘记,正是法属赤道非洲第一个回应了不放弃、不绝望的著名呼吁。而我的主人公拒绝受制于生而为人的缺陷,拒绝屈从于强加给我们的严酷法则,这使我联想到其他传奇性的时刻……

本书发表以来,时代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有人继续以各国人民拥有自决权的名义,和以往一样轻而易举地支配着他们。“生态”的觉醒与人类的所谓非人道发生了冲突。在我下笔之际,有一千二百头大象刚刚在津巴布韦惨遭杀害,以保护其他种群的栖息地……这是任何思想、任何宗教都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矛盾。

从更广泛的、普世的角度来看,保护大自然当然绝不是非洲特

有的问题：我们像被活剥了皮似的大喊大叫已有不少时日。看来人权也变成了业已结束的一个地质时期——人道主义时期——令人腻烦的遗存。故而我小说中的大象不带丝毫的寓意，它们有血有肉，恰如人权……

我要再次感谢以下各位，我在困难的条件下全力创作这部小说时，他们的友谊始终支持着我：克洛德·埃蒂耶·德·布瓦朗贝尔、J.E. 德·霍恩和勒内·阿吉两位教授，以及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利·古德曼、罗歇·圣奥宾和亨利·奥波诺。我把本书题献给他们。

1956—1980

## 第一篇

—

拂晓，一匹马和骑马人沿着蜿蜒的山路，在杂乱的竹林和草丛中穿行，不时完全隐没其间，接着耶稣会士戴着白盔的头又显露出来。骨头突出的大鼻子下，含讥带讽的嘴唇厚实有力，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视野开阔无边，绝不止于一本经书的书页。他身材高大，与他的坐骑，矮种马吉尔迪颇不相称。踩在对他而言太短的马镫上，两条腿与教士袍形成锐角，身子不时危险地在马鞍上晃动，因为他猛地侧过那张征服者的脸来，观赏乌莱山的风景，露出几分不难察觉的幸福神情。三天前，他离开了他领导的、为比利时和法国古生物学研究所进行发掘工作的地点。乘吉普车行驶一段路程后，两天来他随向导骑马穿越荆棘丛林，朝圣德尼应该在的地点走。从早上起他就没有看见向导，但是小径无岔道，他不时还听到前方有草叶的沙沙声和马蹄声。有时，他昏昏欲睡，这败坏了他的情绪；他不喜欢想起他已年届七十。可是，七个小时的鞍马劳顿令他经常走神，陷入沉思冥想，其朦胧和甜蜜为他修士的意识和学者的精神所不容。他有时停下，等待童牵着马赶上来。马驮着的旅行箱里装了几块有价值的残片，那是他新近挖掘出来的，还装着他

永不离身的手稿。他们所在的地点海拔不高,山峦坡度徐缓,有时山坡会动起来:那是象群。天空一如既往的无法逾越,雾气蒸腾,光照强烈,被非洲大陆全部的汗水所阻塞,连鸟儿似乎都迷了路。小径继续攀升,到了一个拐弯处,耶稣会士看到了山外的奥戈平原,和他不喜欢的密集蜷曲的荆棘丛林。他想,这些丛林之于赤道大森林,犹如粗野的体毛之于高贵的头发。他原先估计正午可以抵达,但下午两点左右才来到山顶。山顶上支着行政长官的帐篷,侍童正蹲在一堆火的余烬旁清洗饭盒。耶稣会士朝帐篷里探了探头,见圣德尼躺在行军床上打盹,便没有打搅他。等人搭好自己的帐篷,耶稣会士梳洗了一番,喝了茶,睡了一小会儿。醒来时,他立即感到全身疲软。他仰面躺了片刻,心想人到高龄的确有点凄惨,他所余时日不多,恐怕只能满足于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了。他走出帐篷,见圣德尼正面对群山抽着烟斗。山岭依旧沐浴在阳光下,但似乎被某种预感所触及。圣德尼个头相当矮小,秃顶,胡子杂乱无章,脸庞瘦削,颧骨很高,戴一副钢边眼镜,脸被一双眼睛占满了。拱起来的窄肩膀,令人联想到一份终日安坐的职业,而不是非洲大象群最后一位守护者的工作。他俩谈了一会儿共同的友人,以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传闻。接着圣德尼询问起塔森神甫的工作,特别问到,自罗得西亚<sup>①</sup>新近的发现以来,非洲是人类真正摇篮的看法是否已成定论。最后,耶稣会士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一位最著名宗教团体的杰出成员,在传教士中享有关心人的科学起源远胜于人的灵魂的名声,竟然不顾七十高龄,毫不犹豫地骑了两日马,来询问一位姑娘的事。而在一个习惯以百万年和地质时期进行计算的学者的头脑里,这姑娘的青春美貌是不该占多大分量的。不过圣德尼对此好像并不惊讶。他直率地做了回答,继续愈来愈

---

① 东非的一个地区,曾出土卡布韦人化石,学者普遍认为卡布韦人属于已灭绝的智人罗得西亚亚种,其脑量和肢骨都和现代人相同。

随意地讲着,心里有种奇怪的轻松感,以至于后来他琢磨塔森神甫来找他,是否就是为了帮他卸下压在他心头的这份孤独和回忆的重负。耶稣会士默默地听着,既礼貌又近乎冷淡,从不试图奉上一句安慰话,而他的宗教恰恰是因为能抚慰人心而扬名的。天忽然黑下来,圣德尼继续讲着,只中断了一次,吩咐自己的侍童恩戈拉生火。火立即驱走了余下的天光,他们不得不把身子往外挪了挪,以便继续与群山和星辰做伴。

## 二

“不,我不能硬说我真正了解她,但我特别想念她,就好像自己还有个伴似的。她对我的态度肯定不坦诚,甚至不老实。正是因为她,我才被撤去管理一个我割舍不下的地区的职务,改为负责这些非洲兽群的大保护区。他们一定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信任和天真,说明我更有资格管理动物而不是管理人。我并不抱怨,反而觉得人家对我很客气;他们本可以把我打发到一个远离非洲的地方,而到了我这把年纪,有些突然的变化是会要人命的。至于莫雷尔……该说的都说了。我以为他这个人,在孤独中比其他人走得还要远——顺便说说,这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说到打破孤独的记录,我们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有颗争夺冠军的心。我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常来找我,一脸怒气,头发散乱,挺拔倔强的额头上刻着三道深深的皱纹,手上提着那只出了名的、永不离身的公文包,包里塞满保护大自然的请愿书和宣言。他常常带着郊区的口音反复对我说——那口音对一个据说很有教养的人而言相当出乎意料:‘这很简单,狗,已经不够了。人们感到特孤独,他们需要伴儿,需要更大、更结实、可以依靠、真能挺住的东西。狗不管用了,人现在需要大象。所以我不愿意有人碰它们。’他讲这番话时极为认真,还猛地拍一下他的卡宾枪枪托,好像要给他的话增添分

量。有人说莫雷尔被我们人类惹恼了,不得不手执武器极度敏感地跟他斗。有人还郑重其事地断言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打定了主意要比别人走得更远,不仅要与社会决裂,还要与人类决裂。我想,决裂意愿和离开人类是这些先生们最常用的字眼。仿佛讲这些废话还不够,我刚在阿尚博堡<sup>①</sup>找到一两本旧杂志,上面有一个特别权威的解释。看来莫雷尔保护的大象完全是象征性的,甚至带有诗意。这可怜人幻想在历史上有某个保护区,它与我们非洲的保护区类似,将禁止在里面狩猎,我们所有历时久远的、愚笨的、有点怪异且无力自慰的精神价值,我们全部历时久远的人权,已逝的一个地质时期的真正的遗存,将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以悦人眼目,在主日感化我们的子孙。”

圣德尼晃着脑袋,无声地笑起来。“我就此打住吧。我也需要弄明白,但没到这份儿上。一般来说,我忍的多,想的少,这是个性格问题——而且我相信有时这样会理解得更好些。所以别要求我作出过于深刻的解释。我能送给您的,只有几块碎片,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于其他,我是信任您的:您习惯于做发掘和复原工作。我任人去说您在著述中宣告人类正朝着彻底的精神性和博爱演化,并且预报这种演化不久将实现;我猜想在古生物学的语言中——它恰恰不是人类受苦受难的语言——不久这个字眼意味着不起眼的数十万年。我还任人去说您给救世这个古老的基督教概念,赋予了生物突变的科学含义。一个可怜的姑娘在这个宏大视野中能有什么位置,我承认我看不出来。她在人世间的命运似乎就是满足恰恰不是精神层面的需要。米娜也就算了——我并非不知道妓女在《圣经》中扮演的谦卑而必要的角色——可是像哈比卜这样的人,他在你们的理论和好奇心中能占什么位置?他瘫倒在‘乍得人’饭店露台的长椅上,头戴航海者的大盖帽,咬着一支已熄灭

---

<sup>①</sup> 乍得南部的一座城市,现名萨尔赫。

的湿雪茄,不停地摇着留有美国汽水紫红色水渍的纸扇,眼望洛戈纳河的粼粼碧波,一日数次,看上去没来由的、不出声地笑得黑胡子直抖。这无声的笑究竟能有什么含义呢?说到这儿,如果您来到此地是为了知道他大笑的原因,那么您骑两天马还不算完全白费工夫。我可以把我的解释告诉您。喏,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有时甚至在帐篷里突然醒来,独自面对世上最美的景致——就是非洲的夜空——琢磨究竟什么原因促使哈比卜这样的无赖笑得如此无忧无虑,快乐得如此纯粹。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黎巴嫩人在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志得意满的朗声大笑颂扬的是与生活的水乳交融,相互的理解,从未受到搅扰的和谐,总之,是幸福。他与生活配成美好的一对。听了这番话,您也许会得出与我的某些年轻同事一样的结论,即圣德尼已变成一个傲慢的老家伙,孤独,易怒,恶毒,不再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主管当局那样审慎和关切地把他派到了保护区,他置身野兽中间完全适得其所。不过,哈比卜惯常的健康和快乐的神色,他的大力神般的力气,稳稳立在地上的双腿,不专向某个人而似乎向生活本身投递的嘲弄眼色,这一切很难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了解这恶棍事业如此成功的人,也很难不得出某些结论。您想必和我一样,是在他掌管拉密堡<sup>①</sup>‘乍得人’饭店时认识他的。与他做伴的是他年轻的被保护人德·伏里。饭店倒了两三次手,生意一直不佳,直到哈比卜先生和德·伏里先生来了以后才改观。他们设了一个吧台,请来一位女招待,在俯瞰河流的露台上辟出一个舞池。不久,生意日益兴隆的各种表征便显露出来,而发达的真正原因很久以后才为人知晓。德·伏里不大管生意上的事,在拉密堡难得见到他。他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猎上。每当人家问起合伙人为何不在的时候,哈比卜总无声地笑笑,然后从嘴上取下雪茄,朝河流、涉禽、黄昏时分刚刚落在沙洲上的鹈鹕,

---

① 乍得首都,1973年改名为恩贾梅纳。